



圖二 上卷第6開 烏賢大王、普賢菩薩與文殊童子



圖一 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明宣德三年沈度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經抄寫於明廷宮中，完成於明宣宗宣德三年（一四二八）三月十五日，全經採經折裝，分裝三冊。書衣外包黃綾地織團花金錦，上貼墨底金書題簽。內葉經文朱勾上下雙欄，每半葉六行，每行一至十八字；每冊卷首、卷末朱書經名卷次；正文為墨書。

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

和雲南阿吒力教有關的一部明代寫經



劉國威

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是一部非常獨特的宗教典籍，現存唯一抄本保存於本院，直到民初故宮蒐藏逐漸為外界明瞭以前，此書素不為外界所知，民初時僅佛學家周淑迦對此曾做初步探究。此經典曾於一九八七年由本院授權大葉文化翻印出版，遂逐漸為人所知。但關於此書的研究近年方有進展，取得一些不錯的成果。在這些基礎上，配合近年新公佈的一些文獻材料，在此對此經典進行介紹及分析，此書來由目前仍未完全明朗，本文僅就目前所知史料及文獻作分析。



圖四 上卷第10開 儒釋道三家像

楊士奇稱其書法「婉麗飄逸，雍容矩度，八分尤為高古渾然漢意」（註一），與其弟沈粲並稱朝中「大小學士」。明代黃佐、廖道南所撰《殿閣詞林記》卷二十記載：「成祖喜楷

書，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，上深愛之，每有大製作，必命度謄寫，累遷至學士，惟支俸仍事書辦，賜象笏鏤金，刻度姓名其上，以寵耀之。其弟粲亦起自書辦，累官侍讀，自此沈字

勝。度博涉經史，為文章絕去浮靡。洪武中，舉文學，弗就，坐累雲南，岷王具禮聘之，數進諫，未幾辭去。都督瞿能與偕入京師。成祖初即位，詔能書者入翰林，給祿。度與吳縣滕用亨、長樂陳登同與選。是時解縉、胡廣、梁潛、王皆工書，度最為帝所賞，名出朝士右。日侍便殿，凡金版玉冊，用之朝廷，藏秘府，頒屬國，必命之書。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，曆修撰，遷侍講學士。」他開創明代所謂「台閣體」書法風貌先河，明代



圖一-1 上卷第2開



圖三 上卷第1開 西藏圖像

楷體；文中梵字咒語，另以朱、青、白、金、綠五色書于彩底金邊圓輪內。經文段落空白處，通常泥金彩繪小型吉祥裝飾—如意、珊瑚、犀牙、法螺、法卷、環飾、錢銀、寶卷、玉磬等。卷首經牌一對，牌記青地金書：「皇帝萬歲萬歲萬歲萬歲。大明宣德三年三月十五日製。」（圖一）三卷附圖達一百零六幅，是院藏佛經中，插圖最多的一部。由於此書從未在宮外流傳，應當屬於「藏秘府」性質的典籍。

經文內未有作者姓名，下卷經文末款署「臣沈度敬書」。下卷最後一幅附圖的左下角有款署：「臣商喜敬繪」。沈度（一三五七—一四三四），字民則，號自樂，松江華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，明朝著名書法家。其事蹟見於《明史》、《明一統志》、《殿閣詞林記》等多種典籍。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六中〈列傳第一百七十四〉載：「沈度，字民則。弟粲，字民望。松江華亭人。兄弟皆善書，度以婉麗勝，粲以道逸

盛行於世。宣宗自沖齡習古法帖，宸翰妙絕，蓋始學趙孟頫，而加道勁出神入天者矣。孝宗亦愛沈字，宮中始習焉，嘗訪其後得其孫世隆，授中書舍人，故制誥猶用沈體云。」

沈度的書法深得明朝皇帝青睞，永樂譽「度及弟粲為我朝義獻」，宣宗皇帝稱其「豐腴溫潤，真盛事之氣象。」孝宗皇帝也酷愛其筆跡，「日臨百字以自課，又令左右內侍書之」（註二）朝野上下，競相習之，使沈度成為「台閣體」鼻祖。現存其傳世的書法作品，除此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外，著名的尚有本院所藏的《書不自棄說》、《書歸去來辭》、《書朱子年譜》、永樂十二年（一四一四）所畫的《瑞應麒麟圖》題跋等。此外，北京大鐘寺古鐘博物館所藏永樂大佛鐘其上銘文，傳統上亦認為是出自沈度手筆。



圖六 宋 張勝溫 大理梵像卷 11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上卷第42開 烏賢體現萬法

經》、《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》、《護國陀羅尼經》等七部漢文佛典，加上另九種佛教咒語，達二十三萬餘字；《秘殿珠林》卷三記載清宮收有「明沈度書華嚴經八十一冊。」「墨

箋本，泥金書，末冊款識云：奉佛弟子沈度謹發誠心，喜舍資財，書寫此經，上報四恩，下資三有，法界有情，同利益，大明宣德戊申十月十三日。」戊申年即是宣德三年，沈度於

當年三月完成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，於年末十月完成《八十華嚴》的泥金抄寫，可見他對佛教信仰的虔誠。

商喜是一位宣德年間（一四二六—一四三五）的宮廷畫家。明代朱謀塹《畫史會要》卷四記載：「商喜，字惟吉，善山水、人物，畫虎得其勇猛之勢，宣廟中授錦衣指揮。」他現存傳世畫作有：本院收藏的《四仙拱壽圖》、《寫生》、《歲朝圖》、北京故宮所藏的《關羽擒將圖》和《宣宗行樂圖》、日本MOA美術館所收的《老子出關圖》等。不過商喜的這些畫作都與宗教無關。

過去研究者即認為這本經典的內容頗豐富且複雜：既有涵攝佛教之密教內涵，也有參雜類似道教符籙，並結合「三教合一」思想，而特別的是這些義理分別配有插圖予以詮釋。在密教方面，此經詳敘述曼荼羅、咒語等修持內容，並載錄了許多密教神祇的名號、圖像，像是毘盧遮那佛、金剛藏菩薩、持劍文殊菩薩等，乃至文中特別描述的獨特「烏賢大聖」九



圖七 大英博物館藏

頭十八臂三足忿怒相本尊(圖二)，而插圖上又穿插有西藏僧裝上師(圖三)、瑪哈噶拉護法像，又具藏傳色彩。在「三教合一」方面，上卷有一特異段落，敘述由「吽」字出生儒釋道三教，並據此繪成「儒釋道三尊像」。(註三)(圖四)而在中卷所描述咒語修持，其不少文義似與道教法術有關，諸如書符(圖五)、持咒、移山海動地、除災、治病等；文中亦有多處道教人物與術語，諸如「西王母」、「日月精」、「月衣水」、「三足鳥」、「日鳥」、「玉兔」，以及道教慣用「煞」字概念。

周叔迦(一八九九—一九七〇)

最早提到這部經典，他在所著《机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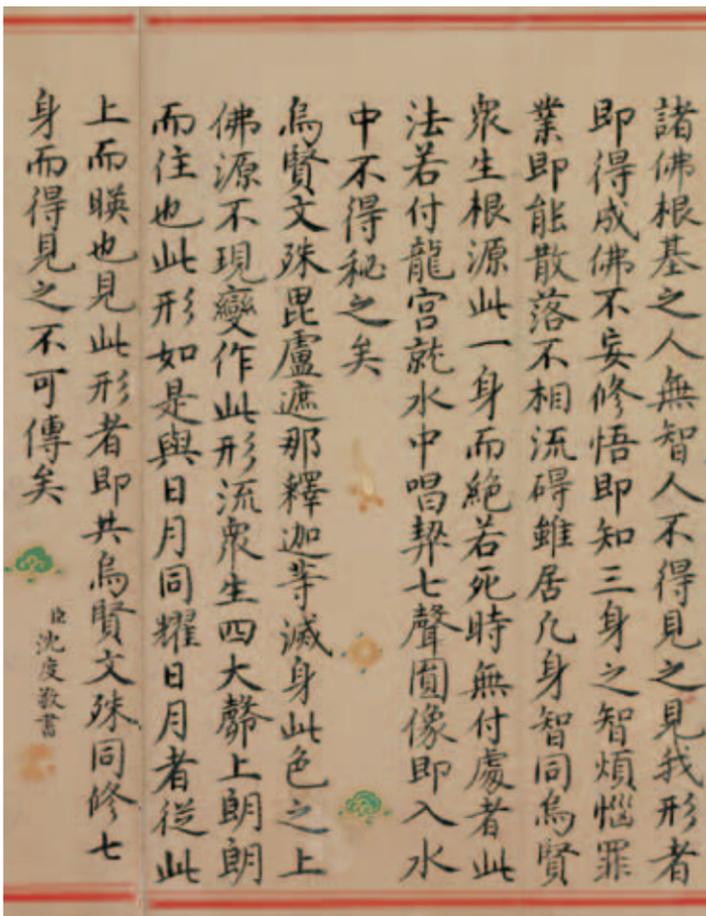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八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
編號：700-7451



圖九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
編號：700-7528

藏經均未收錄，也是首次公佈的藏外佛教文獻，推測為傳世孤本。」並認為經文中所言「烏賢大王」就是穢跡金剛，但未作進一步分析和論證。關於此點，個人推測可能葛女士認為「烏賢」二字來自穢跡金剛的另一梵文音譯名稱「烏樞瑟摩明王」(Uchusma)，然如此推論並無其他



圖十 下卷第54至55開 烏賢大王

集》卷二(宋元明清譯經記)中將該經典列入「失譯諸經」中，未對該經典做更多的相關研究。(註四)本院二〇〇三年出版《佛經附圖：藏漢藝術小品》光碟中收錄此經典的文、圖，作者葛婉章對全部一百零六幅彩繪進行詳細介紹和初步解讀，認為：「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是明宣宗時代北京地區藏傳佛

教的儀軌經。據經文與附圖內容，大體推定為藏傳佛教無上瑜伽密圓滿次第的心印傳承，與噶舉派大手印的毗盧遮那佛法門有關。卷前並無撰譯者姓名，從經文使用漢文通俗語法，道教常見術語超過五十種，並以漢地儒釋道三教合一、華嚴宗華藏世界等觀念闡述教義，顯見本經並非是藏文佛典的漢譯，而是漢人的撰述。歷來大



圖十一 中卷第44開 三股金剛杵

文獻證據可資佐證，而且穢跡金剛的造像也與「烏賢大王」的九頭、十八臂、三足的形象頗有差異。(註五)

近年研究

近年來，大陸的年輕學者從漢藏佛教交流的角度對這部經典展開研究，取得不錯的成績，也使我們對此

經典的來源有進一步的認識。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沈衛榮教授的指導下，其博士生閻雪致力於此部經典的文本研究，於二〇一二年完成博士論文，同年在《中國藏學》與《西藏民族學院學報》分別發表部分研究成果，尤其是在《西藏民族學院學報》發表的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



圖十三 下卷第11開 四臂護法神像

形象，除了與張勝溫《大理國梵像》極類似外（足下無三骷髏，手持物不同），閩雪亦發現與大英博物館所藏一尊（圖七）（註七）與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所藏一尊（圖八）類似。事

實上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所藏此類三足腳踏三骷髏忿怒相共有三尊（圖九），皆僅標明來自西藏，被認定為大黑天（Mahakala）的特殊造像。但西藏的大黑天護法造像從未有九頭、

經》初探——從烏賢大王圖像及相關文本出發》一文，從圖像上發現「烏賢大王」造像與張勝溫《大理國梵像》中第一一八號圖像的連結線索，從而初步建立此經與雲南大理地區白族阿吒力教間的關聯。（註六）（圖六）

此外，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的博士生郭麗平，也於二〇一二年在北京故宮的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第六期上，發表〈明宮廷畫家商喜及其畫風再探〉一文，主要也是根據此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，探討商喜的畫風，作者認為此書中插畫確為商喜親筆，但屬於早期畫作，畫風顯

示其承襲南宋院體山水畫、人物畫和花鳥畫的風格，同時他亦嫻熟於藏傳佛教藝術，反映出當時明廷與西藏佛教教派人物密切往來的時代背景。

「烏賢大王」一詞目前確實僅在此經典中可見，而其九頭、十八臂、三足（腳踏於三骷髏上）的特殊



圖十二 宋 張勝溫 大理梵像 卷 南無秘密五普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十八臂、三足者。目前看來，這些造像應當都與大理白族阿吒力教有關。

（註八）

新證據

撇開圖像線索的間接證據，根據二〇〇八年新公佈的「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」這批材料，我們現在有更充實的文獻證據可以證明此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確實與大理的阿吒力信仰有關。（註九）

「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」指的是「大理鳳儀北湯天村董氏宗祠發現的三千多卷冊寫本和刻本佛經。這些藏書來自法藏寺，此寺乃洪武二十五年（一三九二）由當地阿吒力教名僧董賢所創建。」

董賢為元末明初大理阿吒力教高僧，其先祖為大理國君段思平的國師董迦羅，他曾於永樂十年（一四一二）六月，由欽差太監李謙護送入京為皇帝築壇修法，後由皇帝欽賜法號：「大理府趙州法藏寺住持神僧，欽取賜紅阿撈哩不動辣麻」。

從「不動辣麻」之名可以想見董賢當時不僅承襲其原本阿吒力教傳承，也與藏傳佛教有所互動，這也可以從現存這批抄本中得到部分佐證。

由於篇幅所限，在此僅舉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中幾個

明顯例子，說明此經與大理阿吒力教間的關係：

1. 烏賢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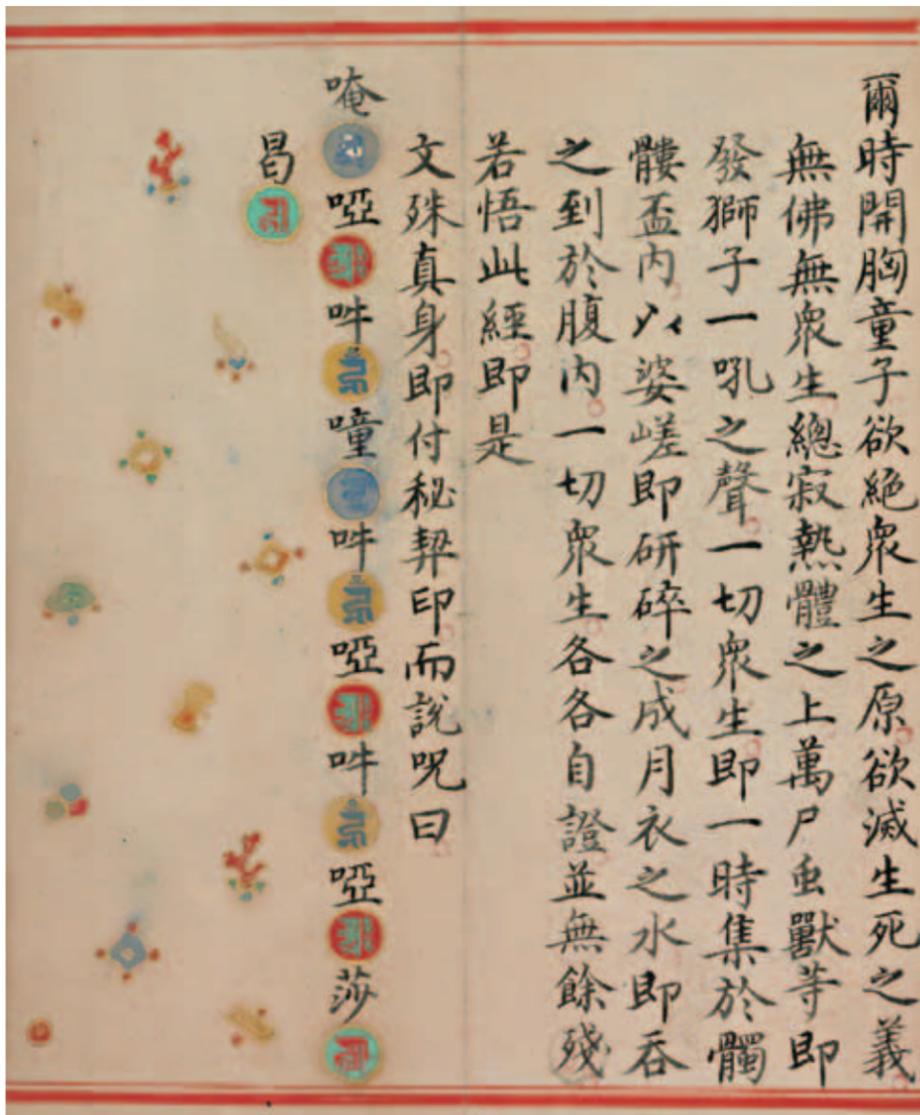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雖仍不確知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中「烏賢大王」的獨特造相來源，但「烏賢」一詞應

是大理當地對「普賢」的同義詞，可能和當地方言有關。在此批「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」中，有一部《大黑天神與白姐聖妃儀讚》，其中有段落：「奉請虛凝妙剎中，太青文殊法界智，圓寂烏賢真性王，聖中聖尊獨自

在，：」明白顯示「烏賢」即是「普賢」之異名。在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經文結尾部分：「烏賢、文殊、毗盧遮那、釋迦等。」（圖十）也顯示此義。看來「烏賢大王」在經文中有可能是普賢菩薩的忿怒相化身。

2. 穢寂金剛：

此詞出現於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中卷第十九開。在漢傳佛教經典中，僅有「穢積金剛」、「穢跡金剛」的用法，從未出現過「穢寂金剛」。「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」中，有一部《諸佛菩薩金剛等啓請次第》，卷末題記為「時保天八年（一一三六）歲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謹記」，此書包含對諸多佛菩薩的啓請念誦，其中有「穢寂婆羅金剛王啓請次第」。



圖十四 上卷第36開 文殊說呪



圖十五 上卷第37開 文殊說呪圖

3. 婆嵯：

在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經文中，有兩處提過此詞，明顯是梵文「金剛」（Vajra）的音譯，兼配有插圖，畫二三股金剛杵。（圖十一）漢傳經典從未有以「婆嵯」一

詞對應Vajra的案例，但在「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」中，我們發現數處以

「婆嵯」對音Vajra的例子，顯示此詞為當地用法。

4. 五普賢：

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

經》中卷第十九開提到「五普賢」一詞，此亦為阿吒力信仰中獨特形象，在「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」中多次出現。另可參考《大理國梵像》中有「南無秘密五普賢」畫像。（圖十二）

5. 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下卷第十一開所繪四臂護法神像（圖十三），經文中未加敘述，但對照鳳儀北湯天出土的《大黑天神與白姐聖妃儀讚》，此像可能為「日月迦羅」。大黑天為大理阿吒力信仰中極重要神明，具不同形象，直至今日仍極受崇拜。

此經典除了阿吒力信仰的主要元素外，不可否認也有來自藏傳佛教的影響，我認為這是由於當時明代宮廷密切的漢藏交流風氣使然，可以由以下兩點得見：

1. 梵文字體：

雲南大理阿吒力信仰傳統使用城體梵字（Zhang），這是宋代佛教經典所通行的字體，《大理國梵像》中的兩幅梵字經幢亦是使用城體。但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中所使用梵字卻是西藏流行



圖十七 中卷第82開 四臂瑪哈嚕拉護法

以目前史料證據看來，《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》較有可能是永樂年間董賢奉詔入京時，將此經典傳入宮中；而沈度為何費心抄寫此經，除奉皇帝詔命抄寫的可能外，

他在明初洪武年間曾流亡雲南，是否那時和大理白族結下因緣，在入宮後向皇帝建請，則不得而知，僅能猜測了。⁹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

圖十六 上卷第71開 西藏寶杖護法

的「蘭查體」(Ranjana)。(圖十四、十五)此特點在「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」中亦可見；雖主要使用城體梵字書寫咒語，但部分字體可見「蘭查體」的混合，推測此趨

勢可能始自元代，由於蒙古人重視藏傳佛教，因此逐漸影響至雲南，這從「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」中有數部元代期間譯自藏文的儀軌，可資證明。

2. 上師及護法像：

上卷卷首的金剛持與西藏上師像、上卷卷末(圖十六)的寶帳護法(sur mgon)與中卷卷末(圖十七)的四臂瑪哈嚕拉(大黑天)護法像皆是來自藏傳之造像形式。過去研究者皆稱此西藏上師像為格魯派上師，我認為倒不盡然：頭戴班智達帽，手結說法印，不見得必為格魯派，在格魯派之前的噶當派即有；再加上宣德三年那時，宗喀巴(一三五七~一四一九)方圓寂九年，格魯派還未成教派氣候；宣宗所召見的宗喀巴弟子釋迦也先(一三五四~一四三五)，到隔年宣德四年方進京，宣德九年才受封為「大慈法王」。我認為此上師像較可能是當時已在北京多年，和宣宗親近，後受封為「大智法王」的班丹札西；他在西藏曾從學於噶舉派、薩迦派、以及宗喀巴，所以在此經中才會畫上他戴班智達帽之僧像，配合噶舉派的本尊金剛持，加上薩迦派的寶帳護法(sur mgon)。

註釋

1. 楊士奇，《東里文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八，頁二一八。
2. (明)朱謀壺，《續書史會要》。
3. 上卷第五十三至五十四開云：「有一獵師。口中有一言叫字三唱。直而射之三箭。箭箭中瘡。流出三道。內一道中流乳。一道中流血。一道中流清膿。三道變為三教。其血為釋教。其乳為儒教。其膿為道教。故名為三教。其圖如是。」
4. 《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》第三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六，頁二二五七—二二五九。
5. 嚴格而言，「械跡金剛」和「烏樞瑟摩明王」在經典文獻來源上可能不同，但一般傳統視為同尊，於此暫不論。
6. 編號係根據李霖燦先生著作的編排。李霖燦，《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綜合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八一。
7. 轉引自金申編著，《海外及港臺歷代佛像—珍品紀年圖鑒》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七，頁五三三。
8. 圖七與圖八皆與〈大理國梵像〉相同，尤其特徵是後有「二手分別抓一人屍之手腳」。「烏賢大王」無此特徵，後二手似分持日月寶珠，圖九的六頭、六臂、三足踏三骷髏相雖不同，但手持日月寶珠與「烏賢大王」類似，可以注意到其左手所持寶珠中有一「日」字，由此可見此尊顯非西藏所造。
9. 這些材料由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編輯，出版為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，共五冊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二〇〇八。